



# 魂断江湖

残墨著

中

# 魂新江湖

残墨 著  
中

『伏魔』系列之一  
花山文艺出版社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 四 章 | 茅舍雨寒惊魔胆<br>洞天香暖炼侠心 | ... ( 265 ) |
| 第 五 章 | 邪亦有道谁为辩<br>水浊难见两般鱼 | ... ( 355 ) |
| 第 六 章 | 千劫历尽夷生险<br>百难重磨险化夷 | ... ( 445 ) |

## ● 第四章

### 茅舍雨寒惊魔胆 洞天香暖炼侠心

西门铁砚没有死。

他是被一阵雷声炸醒的。睁开眼睛，四周黑茫茫一片，天空中不见星月，只有闪电挟着惊雷，在狂轰滥炸。海风掀起滔天巨浪，猛烈地撞击着铁屏峰，似一群久困笼中的怪兽，嗷嗷吼叫着要冲破牢笼，扑向人间。

天在摇，地在晃，风在吼，海在啸，宝镜崖在下沉。

西门铁砚觉得自己似乎是到了冥间，已踏进鬼门关内，四周是一群面目狰狞的恶鬼，正扬着尖尖利爪，朝他扑来，要把他撕碎。他欲挣扎，却似被人捆住了手脚，怎么也动弹不得。他欲大声吼叫，却喊不出声，嗓子眼里仿佛堵着一团烈火，烧得他干渴欲裂。胸腹间似有无数把钢刀，在来回翻绞，痛得他全身汗水淋漓。他想记起点什么，脑子里却混沌沌沌，茫然一片。只是觉得身下的大地在缓缓

下沉。他的心也再随之下沉，要沉入无底深渊……

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，他脑子渐渐清醒过来，隐约记起白天之事。听着身侧那牛吼似的海涛声，他才知道，自己仍在宝镜崖上。他想起自己当时抱住了邓无剑，是被邓无剑用双肘撞断了两肋，震翻了五脏六腑，才昏死过去的。好在他当时一感到邓无剑身子一抖时，便泄力倒翻，才没有被震断心脉。若非见机得快，邓无剑那全力一震，他经脉皆碎，恐怕终生终世也难以再醒了。

西门铁砚清楚，自己还活在人间。但是，他丝毫没有喜悦之感。他已在这个世上活了二十七年，二十七年并不算长，但他已饱尝了人生之苦乐。短暂的一生，他是在爱的春光滋润下成长的。童年时父母的慈爱，成人后师父的仁爱，江湖道上朋友的友爱，乃至晚晴师妹的情爱，都曾使他陶醉，使他感受着人活着的乐趣。美好的人生，固然使人留恋，然而，死，也并不可怕。从昨晚至今，他已几次尝到了死亡的滋味。在茶木岭上，他曾亲眼见那个刁钻古怪的小女孩儿，用残忍的手段，使千万只画眉鸟儿同类相残，鸟尸遍野，使他第一次感到死亡的恐怖。后来，那女孩儿暗算了他，要将他一刀刀割碎，那时他不再害怕，而只是感到悲哀。在鸭头镇小店中，他又曾尝到过吞心兽吴鼻以火酒攻心的痛苦。但那一切一切，都莫过于他亲眼见到父母亲被恶人所杀时的哀痛伤绝。

如今，恐怖、悲哀、痛苦、绝望都已经过去，留给西门铁砚的只是孤寂和凄凉。他痛快地活过，也痛苦地死过。生与死，对于他已无所谓。慈爱的阿爹和阿妈，已永远离

他而去，人世间的丑恶，已斩断了他人生之梦。他的心已像一堆燃尽的草灰，又遭到了暴雨的浇洒，化成了一摊污泥……

他就那样一动不动地仰卧在宝镜崖顶，品味着死亡时那一瞬间的快感。他呆呆地望着天空中的闪电，感受着生命的价值。他觉得自己便像那闪电，倏忽而来，倏忽而逝。闪电虽然短促，但亦曾给黑沉沉的大地留下一线光明。自己呢？自己给人间留下了什么？……

又是一道裂闪，又是一声惊雷。

西门铁砚的心，忽然动了一下。他猛然记起阿爹临终前对他的嘱托，已经变成死灰的心，似乎又被那空中的闪电和惊雷引燃，冒起一簇火星。是的，他不能便这样毫无价值地死去，他还要去完成阿爹的遗愿，要把阿爹用毕生心血所创练成的无弦神曲传留于世。只有自己活下去，使无弦神曲不像广陵散那样，永绝人间，他才对得住九泉下的阿爹和阿妈。阿爹死前曾反复叮嘱他，日后不许报仇，但那只是阿爹怕自己的武功低微，不是那些恶魔的对手，怕自己白白送命罢了。而自己却怎能贪生怕死，怀着血海深仇而苟且偷生？“是的，我不但要把凝聚着阿爹心血的无弦神曲传留于世，而且还要练成无弦神功，用它去为屈死的阿爹和阿妈报仇，去杀尽人间恶魔，除尽世上的妖魔，像空中的闪电一样，给人生留下一道永恒的火花……”

西门铁砚生念一复，觉得大脑清醒了许多。阿爹所弹奏的无弦神曲的琴音，又一次在他的耳边响起。他静下神来，心中默默地忆记着无弦神曲的每一句音律。好在他当

时已将无弦神曲记熟，此刻稍一回思，便已把无弦神曲牢牢刻在脑子里。

他在心中反复把无弦神曲弹奏了几遍，直至把每一个音符都刻在心中，再不会忘记，才止住神思。他觉得自己身上疼痛稍减，似乎又有了些力气。他忽然记起阿爹便死在自己身旁，便咬紧牙关，忍住巨痛，朝宝镜石前爬去。

爬到宝镜石前，伸手在四处摸了摸，却没有摸到阿爹的尸首。这时节，又是一道闪电亮起，电光把宝镜崖映得亮如白昼。借着倏忽而逝的电光，西门铁砚看到了身边不远处，横卧着二三十具玉骨教青年的尸首，唯独不见阿爹的身影。正纳闷间，眼前忽见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，伸手一摸，摸到的却是阿爹生前视若生命的那具桐木古琴。古琴的弦已断，曲已终，但它是阿爹留下来的唯一之物。西门铁砚费尽力气爬起身，背倚着宝镜石而坐，伸过手去，抓过古琴，紧紧抱在怀中。他仿佛觉得怀中抱的便是阿爹那瘦弱而冰冷的身躯，心儿一颤，泪水横流。一阵钻心般的痛楚袭来，登使他又昏了过去……

茫茫暗夜中，响起几声凄厉的怪啸。

随着电光撕破夜幕，三条人影如鬼似魅，悄然飘上宝镜崖。

来至崖顶，三人分头仔细察看着地上的尸首，一人瓮声瓮气地说道：

“他妈的，这些都是玉骨教的臭小子。”

另一人尖声尖气地道：

“嗯，可惜都已死了，不然咱们弟兄又可饱餐一顿。”

“哼，老子饿极了，说不定这死的也要吃了。”

“老二，你可不能破了咱的规矩，快把这些狗男女扔到海里，喂鱼鳖去吧。”

三个人手抛脚踢，眨眼间，便把那些玉骨教青年男女的尸首，一个不剩地扔下崖去，跌进滔天巨浪里。

一人叹了口气，说道：

“奇怪，查了半天，怎地不见那小子？”

“嗯，说不定他已死了。”

“再查查看，那小子命大，可能还活着。”

三个人又在崖上仔细查找起来。

一个矮胖之人来到宝镜石前，一眼看到西门铁砚，登时尖声叫道：

“老大，老二，你们快来，在这里啦！”

另外二人听到呼叫，闪身蹿了过来。

矮胖子伏腰伸手推了下西门铁砚，见他未动，摇头道：

“咦，他已经死了。”

瘦高之人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老子白忙活了大半夜。”

另一人蹲下身，伸手抓过西门铁砚手腕，探了探他的腕脉，沉声道：

“你们别丧气，他没死，还活着。”

矮胖之人急声问道：

“老大，他伤得怎样？”

那人道：“他被人撞碎了肋骨，又被震翻了内脏。好在心脉未断，死不了的。”

瘦高之人瓮声瓮气地说道：

“哼，他这样半死不活，还不如死了的好。”

老大道：“待我先用内气助他五脏六腑复位，他便会醒过来。”

说着，他一手扶起西门铁砚，一手掌心贴在西门铁砚后心“灵台”穴上，运起内家玄功，将纯阳真气缓缓输入西门铁砚体内。随着他手掌的轻轻颤动。西门铁砚的腹中便发出一阵咕噜噜的声响。过了盏茶工夫，被震翻的五脏六腑，便已渐渐回复原位。

西门铁砚缓缓睁开了双眼。

老大长舒了一口气道：“好了。”

瘦高之人却哼了一声道：“老大，你这是何苦来？”

西门铁砚定了定神，看了看救他命的三人，那三人竟然便是天台四恶兽中的吴氏兄弟。他心中一惊，说道：

“多谢……前辈……相救……”

吸血兽吴牙尖笑两声，说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果然命大。我们再晚来一步，你就见阎王爷去了。”

西门铁砚沉了下，问道：

“三位前……辈何以……至此？”

吞心兽吴鼻道：“我们是奉四妹之命，来找你的。”

“四妹？四……妹是……谁？她……因何要找……我？”  
西门铁砚大惑不解。

嚼骨兽吴耳冷笑两声，阴恻恻说道：

“臭小子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说不定是四妹看上了你这黑小子，要接你回去做老公。”

吴鼻瞪了他一眼道：“老二，别胡说八道。四妹又没见过这小哥，怎会有那种心思？”

吴耳道：“那四妹为何要咱们把这臭小子找回去？”

吴牙道：“四妹是听咱们三个说起，这小哥武功不错，竟把咱们弟兄斗得大败，这才起了爱才之心，想把他找回去，拉他入伙。”

西门铁砚暗惊，心道：“天台四恶兽是江湖邪道人物，专以吃人为乐，倘若他们硬逼我入伙，那可就糟了……”

忽听吴鼻说道：“老三，你那也是胡猜乱想。四妹心深如海，性情不定，她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你我怎能猜得到？”

“老大说得是。”吴牙点头道，“四妹究竟为何要见这位小哥，待咱们把这小哥带回去便知。”

吴鼻对吴耳道：“老二，你背上这位小哥，咱们快走吧。”

吴耳大不情愿，说道：“我一天没吃东西了。肚子饿得很，浑身没劲儿，背他不动，还是叫老三背吧。”

吸血兽吴牙挤着斗鸡眼道：“好二哥嘿，这小哥又粗又高，老三我这般矮，怎能背得起他？再说，我……肚子……痛……哎哟……”

吴鼻呵斥道：“你们俩别偷懒。再装神弄鬼，我打烂你们的屁股！”

嚼骨兽吴耳忽然说道：

“老大，老三，你们俩饿不饿？”

吴牙抢先答道：“我的肚皮早瘪了，饿得心慌哩。”

“人心好不好吃？人血好不好喝？”

“你问这些做什么？”吴牙一怔，装做不解地问。又道，“人心当然好吃，人血嘛，比蜜还甜哩。”

吴耳道：“咱们弟兄以吃人心，吸人血，嚼人骨才扬名江湖。可是，昨天夜里，咱们在鸭头镇小店中，和这臭小子打过赌，以三招定胜负。如果他赢了咱们，从此后咱们便不再吃人。结果，咱们弟兄都败在他的手下。现在，咱们若把这小子背回去，日后咱们便无法再吃人了。咱们丢人现眼到没什么，可是，恶兽不能吃人，变成了四大善人，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”

吴牙点了点头道：“二哥，你说得有道理，依你怎么办？”

吴耳笑了笑道：“依我之见，咱们现在就把这小子吃光啃净，既解了你我饥渴，又消去心中隐患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反正这里人不知，鬼不觉，咱吃了这小子，日后还可继续做咱的四大恶兽，而不做四大善人，你们看好不好？”

“哈！妙极！”吴牙拍手笑道。

吴鼻也似动了心，凝目沉思。

西门铁砚心中叫苦不迭。他不是怕死，只是他刚刚历尽劫难，死而复生，却又落入这三个怪兽虎口，使他颇感遗憾。如果真被这三个怪物吃掉，无弦神曲便永绝于世，复仇之志也将灰飞烟灭了……他知道这三个怪物心毒手辣，残忍至极。自己也决不肯向他们求饶。他暗叹自己命运多蹇，只好将心一横，双眼紧闭，听天由命了。

吴鼻沉吟良久，主意难定。吴耳生怕老大变卦，忙道：“老大，还犹豫什么，等一会儿，这小子真的死了，心可就变凉变硬，不好吃了。你不忍心动手，我来替你把他的心掏出来好了。”说着，不等吴鼻点头同意，鹰爪也似的右手一探，便朝西门铁砚胸口抓去。

“且慢！”吞心兽吴鼻手疾眼快，探手抓住了吴耳手腕，连连摇头。

吴耳脸儿一沉道：“老大，你这两天怎么了？做事婆婆妈妈，怎地变得心软起来了？”

吴鼻道：“四妹曾嘱咐我们，要我们无论如何，就是找遍天涯海角，也要把这小哥找到，安安全全带回去。咱们现在把他吃掉，回去怎么向四妹交待？”

吴牙大失所望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大哥说得是，咱们不但不能吃他，还设法不能叫他死。”

吴耳仍不死心，想了想道：“此事又有何难？咱们把这小子吃掉，回去便对四妹说，咱们把天下都找遍了，也没有找到这小子。反正这事只有咱们弟兄明白，咱们不说，谁又能知道？”

吴鼻摇了摇头，沉声道：“不可。咱们三个自从二十多年前见到四妹，便把心都交给了她。而且曾当面对她发过誓言，今生今世，我们三个绝不违背她的事。四妹说过的话，便是皇帝老儿的圣旨，半句也不能不听，咱们更不该欺骗于她。”

吸血兽吴牙拍手道：

“对极！咱们三大恶兽，生为四妹生，死为四妹死。

三大恶兽发过的誓，可以对任何人不算数，却决不能对四妹失信。”

吴鼻接着道：“四妹叫咱们把这小哥带回去见她，咱们宁可渴死、饿死，也不能吃了他。只要是四妹高兴，从今以后，咱们便不再吃人，也是理所当然，决无怨言。”

吴牙道：“对极。四妹说不让吃这小哥，哪个敢动这小哥一根毫毛，我吸血兽也不答应。便是亲娘老子，我也要把他身上的血吸干。”

吴耳见二人如此坚决，哪里还敢用强？他苦笑着摇了摇头，说道：

“老大，老三，我听你们的便是了。”

听到此，西门铁砚不觉暗暗惊奇，心道：“不知他们所说的那个四妹是何等样人物，怎地有此权威？只因她想要见自己，这三个老怪便不敢再伤自己分毫。”此刻，他倒的确想见一见那救了他性命的四妹了。只是他怎么也想不起，他一生中所认识的人中，有哪个叫什么四妹，既然四妹与他不识，又何以对他如此关切。

这时节，嚼骨兽吴耳按照吴鼻吩咐，将西门铁砚背在背上，吸血兽吴牙抱起那只桐木古琴，吞心兽吴鼻在一旁护卫，三个人飞身下了宝镜崖，拔步飞行。

西门铁砚五脏六腑刚刚复位，肋骨尚未接好，此时伏在嚼骨兽的背上，苦不堪言。嚼骨兽吴耳似乎仍耿耿于怀，有意要叫他尝些苦头，走路时深一脚，浅一脚，把他颠来颠去，弄得西门铁砚痛钻心肺，时昏时醒。但他天性骨硬心傲，任凭吴耳怎样故意折磨自己，亦不吭一声，咬紧牙

关，一动不动。

天空中阴云四布，不见星月，大地似被扣在一只偌大的锅下，昏昏沉沉之中，西门铁砚难辨方向，也不知这三个老怪究竟要把自己背往何处，只是似乎觉得一直是向北而行。此刻，已生死难测，也顾不得再多想什么，索性闭眼养神，运动调息，任其所为。

三个老怪脚程好快，西门铁砚只觉耳边风声呼啸，便好似腾云驾雾一般。一个多时辰，大约已走出七、八十里，四周的山影愈来愈高。这时，天空中忽然滴起雨来。雨鞭抽在西门铁砚身上，他禁不住打了个冷战，哼了一声。

吸血兽吴牙忽然说道：

“老大，这鬼天气有些不妙，咱们还是找个地方避避雨吧。”

吴耳却冷笑一声道：“老三，你他妈的愈发没出息了。咱们弟兄何时怕过雨来？雨中赶路，那才叫痛快淋漓，有趣得很。”

吸血兽吴牙道：“老二，每逢天阴下雨，你比谁躲得都快，怎地今日逞起英雄来了？莫说是下雨，便是下刀子，我吴牙也敢照行不误。只是这位小哥内伤甚重，再叫大雨一浇，可有些吃不消。如果把他淋坏了，咱可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吴耳冷笑一声道：“哼，你对他如此关心，他是你爹么？”

吴牙并不气恼，嘻嘻笑道：“如果四妹要我们认他做爹，我们便管他叫老子。”

吴耳呖地啐了一口道：

“他是你老子，可不是我老子。”

吴牙咯地一笑道：

“这话没有道理，咱们是亲兄弟，如果他是我老子，自然便是你老子。你现在便是儿子背老子，尽忠尽孝。”

西门铁砚见这两个老怪物大年纪，仍似小孩儿一般，不住地斗口，而且竟认自己做老子，登时忘了伤口疼痛，忍俊不禁，噗地一声笑了起来。

吴耳大怒，喝道：“臭小子，你笑什么？你想占老子便宜，我便把你扔下山去，摔死你个小王八蛋！”

吞心兽吴鼻呵斥道：“老二老三，你们俩别再斗嘴了好不好？前面山上有人家，我们快些赶去，先避避雨，再寻些吃食，而后再赶路。”说罢，大步如飞而去。

吴牙和吴耳抬头观看，只见茫茫雨雾之中，前面一座山峰腰上，果然有一星灯火，闪闪烁烁。二人再顾不上斗口，背着西门铁砚，穿雨疾行，朝灯火飞去。

盍茶工夫，来到山腰灯火之前，四个人都已被大雨浇得似落汤鸡一般。停住脚步一看，灯火处有一座茅屋。吴牙上前拍打柴门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听屋中有人颤声问道：

“外面是谁在打门？”

声音苍老，却又是女人之声。

吴鼻沉声答道：“老人家，我们是过路客，夜半逢雨，走投无路，只好来半夜敲门。求您老人家打开屋门，让我们进去避一避雨，我等必有重谢。”

屋中人沉了一会儿，才道：

“呀，这可使不得。我家老头子不在家，家中只有我老婆子一人，你们几个大男人，深夜进来避雨，恐多有不便，你们还是到别处去避雨吧。”

吴耳哼了一声，低声对吴鼻道：

“老大，这般客气做什么，踢门进去便是了。”

说着，抬脚便欲朝柴门踢去。

吴鼻低声喝道：“老二，不许胡来，免得惊坏了老人。”

吴耳硬生生将脚收回。

西门铁砚伏在吴耳背上，由不得暗暗称奇。心道：“这三个老怪生吃活人为乐，残忍至极，怎地这会儿又发起善心来了？”

吴鼻似乎猜到了西门铁砚的心思，低声道：“小哥，我们天台四兽虽然吃人不眨眼，但却从不伤害不会武功之人，更不会欺侮孤寡老幼。”

西门铁砚暗道：“果真如此，这三个老怪倒还算人性未绝。”

这时节，吸血兽吴鼻上前，尖着嗓子说道：“婆婆，你莫怕，我们不光是男人，也有女人哩。”他说话本来便女声女气，这时再有意把声音放细，再加上些嗲气，果然便与女人一般无二。

屋中之人咳嗽了几声，又道：

“深更半夜，你们男男女女在一起厮混，说不定不是好人，我怎敢放你们进来。”

吴牙叽叽笑了几声，说道：

“婆婆，你猜错了，我们是天下最大的好人呢。男女在一起也不见得便是私奔厮混，我们是明媒正娶的夫妻，一同赶路哩。”

那婆婆道：“你们不是强盗么？”

吴牙道：“好阿婆哩，我们身边还带着娃儿呢，怎地会是强盗？”

屋中之人沉了一下，说道：

“你们果真带着娃儿么？你让娃儿哭一声，我听听是否骗我？！”

吴牙果真捏着嗓子，学了几声婴啼。

屋中之人笑了几声道：

“好吧，看在那娃儿的面上，我放你们进屋来吧。哎，婆婆我心儿最软，听不得几句好话。外面雨下得这么大，你们竟带着娃儿赶路，不怕把小乖乖淋出病来么？”

那婆婆口中叨念不休，似乎正在起床穿衣，要来开门。

西门铁砚听那吴牙装神弄鬼地欺骗老人，心中暗道：

“这三个老怪果真是邪派中人，做事不择手段，邪气得很。”

“吱扭”一声，柴门打开，只见门中站着一个白发老妪，她手中端着一盏油灯，望着门外的几个不速之客。

灯光下，只见那婆婆至少也有八十余岁，鹤发鸡皮，模样甚是丑陋。她身子瘦小，却又穿一身肥大的粗布衣衫，佝偻着腰儿，嗓子里不住地发出呼哧哧的怪响，看样子有病，叫人看见便觉得可怜。